

測鑑類函纂要

陳雨農題



五

1加3
10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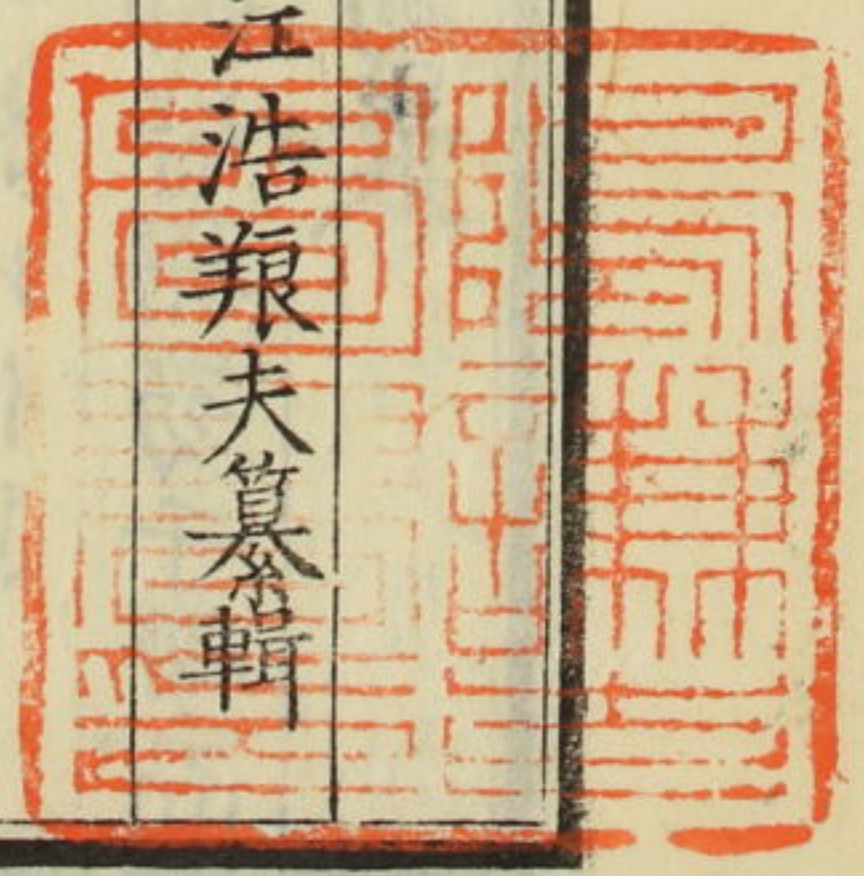
門 1加3
蹄 104
卷 5



淵鑑類函纂要卷之五

服器

播磨 養齋藤江浩 兼夫纂輯



後世印章之肇

印章 拾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領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

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白板天子 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言司馬家是白板天子浩按晉書趙王倫僭位苟且取悅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候君子耻服其章

淵鑑類函纂要

卷五

服器

一

押字用印

印紐取疾速之義

漢高偃武制手板

張九齡設笏囊

花押 輟耕錄曰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

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得旨則用玉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臂病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亦押字用印之始也

杓窠印 遼史志曰杓窠印杓窠執鳥之摠名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

手板 周遷輿服雜事曰昔荆軻逐秦王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漢高偃武始制手板以代焉

笏囊 唐書張九齡体弱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

漢元帝額壯髮
王莽頭禿

幘施屋 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

進幘服之群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管寧白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

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但云常着

皂帽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載管寧在家常

着帛帽豈以帛為白乎然齊梁之間天子燕私多

着白高帽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晉人着白接羅

謝萬着白綸巾他如白恰白帽之類通為慶吊之

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

帛帽

白高帽

白接羅

白綸巾

白恰

白帽

白纓巾
白紗巾

餘作巾杜詩光明白纓巾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
端白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不忌
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
白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
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為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為
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
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益有以縞紵為
總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奪袍

奪袍有二明皇召李白作樂章白佯醉不起
帝曰賦成以貂豹錦袍與卿白起援筆而成帝故

筆落驚風雨詩
成泣鬼神龍舟
歸棹晚獸錦奪
袍新
詩成奪錦袍

杰公燕火浣布

戲之不與白奪其袍帝笑而與之杜甫嘗贈詩曰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龍舟歸棹晚獸錦奪袍
新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杜
詩曰詩成奪錦袍

火浣布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賚火浣布三端帝以
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遙識曰
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皮所作一是巖毛所作以
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巖之異公曰木堅
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
常試之果驗

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縶，為縶為縶。

方備及經任勢臨事宜然

文王係履

素絲一縶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鄧長債贈以素絲一縶，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縶，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為不足修而不為也。

亂系三斷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系付儲，使儲理之。儲拔所佩刀三斷之，對曰：及經任勢臨事，宜然。

履係

韓子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因

晉文公跣履

武王之臣不係襪

皇甫規倒屣 蔡邕倒屣 匡衡倒屣 何晏倒屣

木履起於晉文公時

俯而係之。又曰：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凰之陵，履系解，因自結之，曰：左右皆先君之人也。又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鞮係解，因自結之，曰：云云。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至商山，襪係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系襪。

倒屣

後漢皇甫規聞王符至，倒屣而迎。蔡邕聞王粲至，倒屣迎之。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質，疑邑人推服，倒屣而去。何晏聞王弼來，倒屣迎之。

足下

木履 東方朔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為

開盤類函彙考

卷五

服器

四

足下之稱始於
晉文公時

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
之稱自此始也

一翫百錢 太真外傳曰馬嵬村嫗得錦坳襪一隻
每過客求一翫得百錢前後得無數

屏風諸女呈藝

水晶屏風 太真傳曰上所賜水上屏風以遺國忠
國忠一日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自叙名曰裂繒
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廬人也亡吳人也步
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
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
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双成

青繒中充以柳
絮

諸葛亮機局枕

也為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咲嬖人也坡中
人也許飛瓊也張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
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扶風女也
各呈藝訖復悉歸屏未幾國忠果敗屏歸元載
楊花枕 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
者皆不可用親奮間作楊花枕贈之遂得安寢自
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鷄鳴枕 華夷考曰或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
起播一更至五更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以
為鬼碑之見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

開濫頌函纂要

卷五

服器

五

葛亮鷄鳴枕

四木為枕

警枕 吳越武肅王錢鏐在軍未嘗安寢作圓木枕名警枕司馬溫公讀書亦作警枕

巨源杖

山桃杖借言巨源杖

談藪云後魏河間邢巒嘗在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按巨源山濤字太武諱燾故不敢言山桃借言巨源云

鳩杖

鳩杖欲老人不噎之義鳩杖始於漢高祖

續漢書民七十者授鳩杖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風俗通漢高祖與項籍戰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飾於杖賜老人

印本不精者

麻沙

麻沙印本之初出未精者也

硬黃

硬黃黃蠟塗勻者響榻明窓映光摹者

響榻

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鮫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就明窓映光摹之

唐以袋盛魚宋以魚飾袋

魚袋

馬永卿曰今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以袋盛魚宋以魚飾袋

油紫

油紫先染青後以紫草謂油紫不先青而改雜為脚為北紫

北紫

宋景趙彥衛曰仁宗晚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謂之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讖自後以重色為紫與朱不相類何謂奪淳熙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

亦效之。目為北紫。蓋不先青而改緋為脚。用紫草少。誠可奪朱。

朱 **緋** **紅** 總曰朱。以賜曰緋。以艷曰紅。

卷畫 墨客揮犀曰。卷畫。今之生色。高續玉引秦韜

玉詩。花明驛路。臘脂暖。山入江亭。卷畫。開李西臺

盧贊元詩。皆用卷畫。劉商隱愛義興。卷畫溪

杖頭襌氣 談藪。謝尚夢其父。告曰。西南有氣。衝人

必死。建塔寺。可襌。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氣

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

以杖指之。氣即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數里無復

卷畫今之生色
花明驛路臘脂
暖山入江亭卷
畫開

四座歎天子

王希默收古今
善鏡會飲

陳蕃設榻侍高
士

子遺

鏡殿 唐史高宗。以武后意。造鏡殿。四壁皆鏡。劉仁

軌奏事。入驚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四座有數

天子。不祥。上立命剔去。

鏡社 清異錄。王希默簡默無他好。唯以對鏡為娛。

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勲業頻看鏡之句。遂作策

勲亭。收古今善鏡。與畜異鏡者數人。間日會飲。目

曰鏡社。著仙洞傳二十卷。

縣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孺子來。特

設一榻。去則縣之。又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繆高

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為置一榻去。則縣之。

重席 戴憑為待中正。旦朝賀世祖。令群臣說經。更

戴憑說經。重五十餘席。殷亮勝論。重九席。

相難詰。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餘席。又殷亮為博士。論勝者。賜席亮重八

九。帝曰。學士不當如是耶。連上并後漢書。

扇書償通 廣輿記曰。蘇軾知杭州。民有通稅。軾呼

蘇軾扇書償通稅者。

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為業。遇天寒。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取扇來。遂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通。

襄樣節度 于頔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初襄有髮

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騫。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圓轉器 元結惡圓論曰。元子家為圓轉之器。以悅

公植惡天圓終身不仰視。

嬰兒。友人公植曰。吾聞古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卓。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奈何造圓轉之器。

尉斗 笑林。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尉

銅鎗失脚。

斗。便大驚。悅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

尉斗尉字。从尼。明音夷。後世校尉。尉皆從脚。上按。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續亦使之平。

孝武舟航三代
二京無比

沈慶之辭三望
車

沈括諫民車

六合舟航

宋孝武渡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三望車

宋書沈慶之辭三望車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用之乎？

太平車

宋史曰：帝大籍民車，時沈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疾。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

李賢論戰車之
製

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事遂寢。

有脚城

明紀曰：景泰中，令廷臣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言：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車製四圍廂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兩，一面二百五十兩，約長四里，謂之有脚之城。

八月浮槎

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有

奇志乃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此忽忽不覺晝夜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空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言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拜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記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

渡江繩絙

楊慎曰牂牁今貴州地其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濟予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

牂牁盤江崇安江舟人循繩而渡

撲滿蓄錢瓶

撲滿

類書曰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撲滿蓄錢瓶也以上為之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

覆醬瓮

陸機與弟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覆醬瓮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覆醬甑

商君

明劉啓元商君酒傳畧曰商君姓陶相傳先世居河濱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纘密顏色光澤云云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友善會良辰上方宴客主爵之人群下薦商君太常之人群下薦壺子良醞署之人

陸機覆醬劉歆覆醬

謂酒盃為商君

商因薦陸脣，上歡甚。常執商君手，問曰：「陸生風度，得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耶？」商日被寵，壺子不平，每以口侵凌之。幸其滿而覆也，商遽反之曰：「胡不嚴如瓶之戒耶？絕無驕溢色，自視與瓦缶同，誰謂其器小而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玉卮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上亦厭之，遂連表乞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越名士游修竹茂林間，賜曲水為湯沐。考之古，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葬我陶家之側。」幸身

化為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謂商君即其後人，理或然也。

壺子謂酒壺

壺子

又壺子

酒壺

傳略曰：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

也。為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與麴城陸脣交，莫逆。官大常，見商君如舊相識，嘗與商語，刺刺不能休。商問何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歸，特為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脣于上，上召陸脣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于商生，手之而弗釋，吾于陸生，口之而弗置，卿為之先容，命攝主客司車，四方賓至，先遣商

款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溫淳
有足淪洽人肌髓者一坐為之盡傾嘗為長夜飲
至夜分陸生力竭上察壺有傾側之態腹且枵然
上咲曰壺生其庶乎屢空顧謂商君曰瓶之罄惟
罍之耻壺子與卿之謂乎可休沐壺後歸老于錫
山自號鴟夷子皮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其器量甚宏人莫窺其淺深
柱下史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漆園吏曰注焉而
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仙傳有
壺公者日懸一壺于都市晚入憩其中因以壺公

名壺子豈其流裔耶

涵春君

明支廷訓涵春花瓶傳曰余托居在委巷窮

僻處絕無芳艷涉目旦日奔走于風塵不知其臘
之將去也有涵春君者修頸短腹獨抱止水每如
果然挈羅浮素質踵余齋而告曰明日春至矣世
傳有脚陽春今且無根自榮矣師雄偶邀半晌今
且陪君起居矣蕭蕭疎影黯黯餘芳最可人者在
燈下經宿仍是閱旬且刊華而就實焉余意羅浮
氏素非家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乃于于徐徐欣
然自若不識一枝之為寄也豈轉移造化顧屬君

涵春謂花瓶

手耶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頤折之轉而為全物情類然逐眾敷榮大地陽春也且過目成色何必春之為春與化俱徂何必相之為相借交于姚魏受知于陶令折節于董奉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問富貴高隱仙跡艷質隨所入必偕所與以進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與文人學士晤對于芸牕並側于几案足以助發其生意而彼此視為莫逆即與釋部談空空玄宗課寂寂律議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為色礙惟賈人豎子日營營于多寡有無似為不韻未嘗

湯媪謂煖足瓶

湯媪

明吳寬湯媪

湯婆子一名煖足瓶

傳略曰媪金姓周穆

過而問焉蓋于萬錦叢中結交一杯水裡涵養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留半點東皇以其有護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名擷英移芳其字云王時有金母實生媪媪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為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叩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性恬淡富貴家未嘗有足跡獨喜

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讓抑在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身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媪能兼之人，以為知言。至宋，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也。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

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如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後堯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媪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竹夫人

宋張耒竹夫人傳略曰：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元符中，上避暑甘泉宮，皇后薦竹氏，拜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

中單上咲曰所謂綠衣黃裏者然夫人未嘗自屈
 体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
 罷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由是莫
 有嫉之者後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
 秋風辭歸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罷少衰上謂夫
 人曰而第歸明年吾當召卿至期果復夫人遂罷
 居後宮至孝成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
 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
 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
 赴火而死

堅實而正節眼
 須牙四面對出
 者謂方竹

齋磴

明李日華蓬牕夜話歛石工製齋磴皆紫石
 細稜蓋硯材也菽受磨無滓煮食不用鹽豉也

方竹杖

翰苑叢話潤州甘露寺僧元耆李德裕贈
 以方竹杖杖出大苑堅實而正節眼須牙四面對
 出公後鎮浙右問曰竹杖無恙否曰已規圓而漆
 之矣

--	--	--	--	--	--	--	--	--	--

飲食

稍事

間食謂之稍事

王羹相粥

清異錄魏王繼岌每薦羹以羊兔猪臠

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黃

參之盧澄為平章事超朝厨官進粥其品曰粟粥

乳粥豆沙加糖粥三種並供澄取少許併和而食

厨官遂有王羹亥卯未相粥白玄黃之語

不祿羹羹

嶺異表錄交趾人重不祿羹亦名先腦羹

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

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

去肉進之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

箸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

一杓內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羨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祿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魚腸醬

造魚腸於坑中，以土覆之。

天中記：漢武帝逐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以土覆之，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為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謂魚腸醬也。

秋鯖

折頭鯉破腸，以赤秫米飯，鹽酒糝之。

博物志：仲秋月取折頭鯉，去鱗破腹，使督割為漸米爛，燥之以赤秫米飯，鹽酒令糝之，踰月乃熟，是謂秋鯖。

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

猴頭羹

臨海水物志：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羹不能及之。其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

羹膾

魚膾膾鯉，以非勾吳之詩，千里尊羹豈聞魯衛之說。

齊高祖置酒為樂，羹膾既至，崔祖思謂此味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膾鯉，以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聞魯衛之說。王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

金齋玉膾

膾若值吳縷細花鋪，若非遇吳費醋及葫。

吳昭德善造鱸膾，時人嘲之曰：膾若值吳縷細花鋪，若非遇吳費醋及葫。江東呼蒜為葫。東坡云：吳興庖人斫鱸膾，亦足一笑。鄉土以為盛。

饌製時鋪成草花鸞鳳或詞句詩章務臻其妙造
齋亦甚得法謂之金齋玉膾

胃脯

漢書濁氏以胃脯

以湯燂羊胃
調以椒薑

而連騎張里

以馬醫而擊鐘

茶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

下雨前故齊己曰高人愛惜藏品裡白甌封題寄

火前

茶譜騎火茶取為上品騎火者
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

以春名酒

唐人以春名酒者多如洞庭春富水春

若下春土窟春石凍春松醪春竹葉春梨花春羅

浮春甕頭春麴米春拋青春是也

社前茶
火前茶
雨前茶

山谷詩但見索
酒郎不見酒家
胡

桑落酒

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

水釀酒甚美故名桑落酒

水經注牽拂相招者每
云索郎索郎及為桑落

也山谷詩但見索
酒郎不見酒家胡

酒

龍城錄李肇命酒為郎官清劉跋命為玉友唐

子西名和者為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

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

花露

野客叢書曰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花露姚合

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春得非取此乎

皮薑細齋

致虛散錄山居嵐重每旦帶皮薑細齋

熱酒下之

郎官清玉友養
生主齋物論金
盤露椒花雨

姚合詩味輕花
上露色似洞中
春

山居嵐重齋
避之

李太白玉浮梁

玉浮梁 清異錄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曰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東坡詩一年一萬八千杯

飲酒淋灰 東坡詩云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一萬八千杯注云以李白詩計之如此

不飲酒者為惡客

惡客 坡翁詩注唐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為惡客

飲流目睡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

狂花 病葉 醉鄉日月曰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凋病葉飲流謂目睡者為狂花

目睡者為病葉

以酒吐人 石人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其意未必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惧禍惟托於醉可以疎遠世故陳平曹參以來俱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項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於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吐人是亦一術

聖賢好酒 魏文帝曰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飲也姬且酒有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十鐘百觚惟酒無量酒有不徹婆娑巨醉

聖賢好酒 魏文帝曰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飲也姬且酒有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開盤願函慕要

卷五

飲食

十九

囚酒星於天獄
焚醉日於秦坑

孔公一月二十
九日醉勝世人
廿九日醒

阮咸騎馬似乘
船行波浪中

劉伶妻釀酒後
人傲其法作酢

囚酒星 焚醉日 撫言曰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

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

一月廿九日醉 宋書孔凱為江夏內史性使酒而

明曉政事醒時剖決未嘗有壅咸言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醉乘馬 阮咸醉乘馬傾歌人皆指而笑曰個老子

騎馬似乘船行波浪中老杜知章騎馬似乘船本

此

辛粹投酒內 劉伶妻因夫嗜酒敗事欲其節飲每

釀酒則以塩梅辛粹之物投之酒內致其味酸益

不欲其飲也後人效其所為以作醋一說醋自周
人所造

傳奕醉死 雲仙散錄唐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

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

以醉死嗚呼

百悔經 清異錄閔子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

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允飲酒致失買禍者編以自

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

觥籌獄 又曰荆南節判單天粹性耽酒日延親朋

強以巨杯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

閔子禁酒

單天粹巨杯

王審琦不能飲

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

酒者天之美祿 宋王審琦不能飲太宗宴後苑祝
曰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能飲之祝已謂審琦曰
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乃連飲數十爵自此朝宴
必滿引歸私第即不能飲

送酒書至酒不達 東坡云張質夫送酒六壺書至

而酒不達吏跌而忘之戲作小詩問之曰白衣送

酒舞周庾信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淵明急掃風軒洗巨觥豈

憶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
蟹漫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

東坡送恐酒人詩

東坡置一器受
近隣送酒

餉春耕

雪堂義尊 韻府云東坡在黃州隣近四五州送酒
令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穴酒瓶試酒之
美惡謂滴淋

滴淋 投荒襍錄南方飲酒即實酒滿瓮泥其上以

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瓶趨墟泥固猶

存沽者無能知其美惡就泥上鎖小穴可容筋以

細筍插穴中沽者就吮筍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

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

取醉而還

酒經 客退紀談陶人為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

酒一經二經

穆贊兄弟

劉氏酒器伯雅
仲雅季雅

酒致書曰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鄉人不達者聞饋五經束帶立於門

酪酥

唐穆贊兄弟俱令舉高和粹世以滋味目之

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

為乳腐

陶隱居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酪酥之精華

酒器三雅

益州記曰三雅池在閬中昔有人于此

得三銅器狀如杯盞上各有篆一曰伯雅二曰仲

雅三曰季雅魏文帝典論曰大曰伯雅注一斗次

曰仲雅注七升小曰季雅注五升今池所得乃劉

氏酒器也按雅音通

酌酒謂註子去柄安系曰偏提

注子

偏提

唐元和間酌酒謂之注子後仇士良

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曰偏提

餅

餅餌闕談曰餅麥麵所為熬者名熬餅亦曰燒

餅蒸者名蒸餅烹者名湯餅其豆屑雜糖曰環餅

和乳曰乳餅著胡麻曰胡餅唐人謂湯餅曰不

托今謂餠飩六朝人呼餅為救蜀人呼餅為

糲饅頭牢九包子糞稻餅也謂炊米爛乃搗之

不為粉也粉糞以豆屑糝糞上也寒具寒食

之食也油煎脯也坡詩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

玄寒具油

蒸餅 燒餅
蒸餅 湯餅
環餅 乳餅
胡餅 不托
餠餅 救糲
饅頭 牢九
包子 糞稻
粉糞 寒具

開盤領函真要

卷五

飲食

廿二

除漢詩莫欺老
缺殘牙齒曾吃
紅綾餅餃來

賀知章怪吝

劉伯芻吟鬻餅
者

餅餃

唐紀帝幸南內食餅餃時進士在曲江有聞
喜宴命御厨各賜一枚以紅綾束之徐演詩莫欺
老缺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餃來

寶珠市餅

成原化記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
白術持一大珠與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
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怪吝
未除術何以成乎

鬻餅謳歌

劉伯芻巷口有鬻餅者每當爐謳歌一
且劉伶其貧貸以萬錢自是不聞歌聲曰心計轉
粗不暇復唱渭城

嶺南俗好食餛
餛食用扇踏梯
摘茄子把扇食
餛餛

光祿寺醮祭果
品用簇釘

杜宣由懸弩為
病

餛餛

唐高澤群官解頤云嶺南地暖其俗入冬好
食餛餛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且率以扇子
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餛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
子把扇食餛餛

果品簇釘

正字通曰明光祿寺允供用內府醮祭
果品用簇釘儼工滋費孝宗命改散裝曰奉天格
祖在誠敬不在侈美後以為例

杯中蛇影

廣輿記曰唐應彬為汲令主簿杜宣造
謁命酒時北壁上偶懸赤弩照入杯形如蛇宣心
畏之不敢飲歸便腹痛妨眠食諸方不效彬知其

懸婚載宜于故處設酒復有蛇因告之故宣遂解疾立愈

新豐縣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

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豆腐

世傳豆腐本漢淮南王術朱文公詩曰種豆

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

麻羹豆飯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十一日黍臠謂黍

歲首未詳黍臠之義今北人皆曰麻羹豆飯當謂

其黍熟當新耳

稱衙別傳曰十月朔黃祖在臠臠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

至先自飽食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既成兄子簡居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至俊儀令令為他

關中多屠兒沽酒賣餅商人

荆楚十月十一日食黍臠

寶設黍臠簡又食之以致清議頓廢三十年

雪中薺汁

玉壺清話宋太宗問蘇易簡食品何物

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薺汁為美

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噪庭中月明殘

雪中覆一薺盃連茹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

鸞脯鳳胎殆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

果也上咲而然之

故翁詩曰人生各自有貴賤百

渴長魚大肉何由薦凍薺此時值千金不數清泉槐葉麵摩掌便腹一欣然作歌聊續冰壺傳

清金苑... 卷五... 十五

詩 黃山谷畫菜之

蔥調和衆味

也

畫菜 黃山谷題畫菜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
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和事草 清異錄蔥即調和衆味文言謂之和事草

官無蔬菜 北齊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

無蔬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斛律光
曰此園賜提婆一家足不賜提婆百家足

挑暗李明 誠齋詩序曰桃李歲歲並開而退之有

花不見挑唯見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臺
望隔江桃李挑皆暗而李獨明乃悟其妙

韓退之有花不見挑唯見李

小桃 上元前後着花

小桃 老學庵筆記曰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

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裡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

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但謂桃

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

上元前後即着花狀如垂枝海棠也

桃花白雪饋面 虞世南史略曰北齊盧士深妻崔

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饋面咒曰取紅

花取白雪與兒饋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

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

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盧士深妻以桃花白雪與兒饋

開盤類函纂要

卷五

草木

十木

置浴室中熏蒸
令拆者

早梅 石湖曰洛都賣花者爭先為奇冬初折未開
枝置浴室中熏蒸令拆強名早梅終瓊碎無香余
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旦則嘗青子皆非風土
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唯冬
春之交正是花時耳

蠟梅黃梅一也

蠟梅 又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
近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梅
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張翊花經云一品九
命蠟梅亦在其中蠟梅原名黃梅故黃安國熙寧
間尚有咏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門命為蠟梅

梅藍青梅脫袂
鏤花鳥者

梅藍 彙苑詳注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袂鏤以
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為

梨號五藏斧斤

梨

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游西山

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授邨童公觴於其廬連食數
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斧斤不宜多食叟嘆曰歇
冠子五藏斧斤乃別離之離非謂梨也蓋離別則
殘賊胸懷有若刀斧因就架取歇冠子呈之公大
嘆服

橘籍

述異記云越多橘柚園歲出橘稅名曰橘籍

橘稅

草木

十本

橘里

吳闞澤表曰請除臣之橘籍

橘鄉

玉隱記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杜詩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

柑子以細布裹之

柑子

新唐書益州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不敬袋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柑事俱曰果為所推至子布到驛長吏叙以布裹柑子為不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咲

味諫柑子也

味諫

程史曰戎州有蔡次律者家於近郊山谷嘗過之延次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有柑子數株因

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攬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味忽見金盤橄攬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蓋徽宗始登極國論稍遷是以有此句云

藏菜豆中橘不變性

金橘

韓彥直橘譜曰金橘出江西都人初不甚貴景祐中始至汴温成皇后嗜之價遂貴藏菜豆中可經時不變橘性熱豆性涼故也

櫻桃

唐太宗將致櫻桃子鄭公稱奉則是尊言賜又似卑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石榴指環 拾遺記吳王以潘夫人游昭宣之臺盡
 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婦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
 即挂石榴枝上因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
 今具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乃翻其名曰榴
 環臺

論粟殺人

粟徑寸 梁書沉約常侍宴令豫章太守獻粟徑寸帝
 奇之問衆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少帝三事
 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聞其言不
 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而止

軍中以粟為糧

河東飯 清異錄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食不繼蒸粟

二人分柿食

以食軍中遂呼粟為河東飯

红柿分半 肆考瀋山禪師與仲山游行烏啣一紅
 柿墜前仲山與瀋山分半而食

枇杷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甘露醴泉涌
 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矣

譚徽之食荔枝
荔枝化美人

荔枝間吟 天中記福建官譚徽之宋元符末出郊
 見一園荔枝垂熟徽之採食少憩樹下夢至一室
 美人盛服出迎携手而入飲間吟云妾生原在閩
 粵間六月南州始薦盤肉嫩色包丹鳳髓皮枯稜
 澁紫雞冠咽殘風味消心渴嚼破天漿沁齒寒却

開盤頰函

卷五

草木

廿九

憶當年妃子笑紅塵一騎過長安

誤羊為羊

蹲鴟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

注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荅曰謝饋蹲鴟

薯蕷也又名山藥

薯藥 負暄錄山藥本名薯蕷避唐太宗諱預改名

薯藥 宋英宗諱曙遂名山藥

邠和尚始教造蔗糖

蔗糖 唐大曆間有僧號邠和尚跨白驢登繖山結

茅以扃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系錢緡遣驢

至市區人知為邠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

日驢下山踐黃氏蔗苗請償於邠邠曰汝未知因

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賽責可乎試之果信

遂傳其法

貧人買瓜

後魏書揚愔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謗

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惟取大者

畦無遺蔬

唐書酷吏傳王弘義賤時求傍舍瓜不

與及為御史騰言園有白兔縣為集人捕逐畦無

遺蔬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

坐客徵瓜

揮塵錄宣和中蔡君安提舉秘書省夏

日會館職於道山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意每一

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君安所徵為優校書郎

董彥遠連徵數事事皆所未聞坐客咸嘆服之識

揚愔教人唯取大者

王弘義求傍舍瓜

白兔御史

蔡君每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

牡丹

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古無牡丹牡丹今世之者

牡丹

劉賓客佳話牡丹近代始有蓋以前朝文士

集中無牡丹歌詩然揚子華有畫牡丹慶極分明

句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已久矣酉陽雜俎曰牡丹前史中無說

唯謝康樂集中云水陸竹間多牡丹

牡丹包羞

唐韓弘罷節度使歸長安私策有牡丹

雜花命劉去之曰吾效兒女子耶當時為牡丹包

羞

小南強

大北勝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傲

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

小南強茉莉也

韓弘劉去私策牡丹

大北勝牡丹也

嶺館接者遺以茉莉名曰小南強及銀面縛到關見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海棠無香

墨客揮犀李丹授昌州以去家遠欲改

授劉淵材曰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問其故曰海

棠無香惟昌州獨香非佳郡乎聞者以為笑

紫薇

哲宗朝邇英閣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官

宴并御書詩一章東坡得樂天紫薇絕句詩曰紫

文章靜鐘鼓樓前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醅醪

群芳譜范蜀公居許下堂前有醅醪架高廣

可容十客每春季燕客其下約曰有花墜酒中者

海棠無香惟昌州獨香

范蜀公飛英會

開盤頰函纂述

卷五

草木

廿一

浮一大白或咲語喧嘩之際微風過之滿坐無遺者時號飛英會

鄭榮常金錢花

潤筆花 花史鄭榮常作金錢花詩未就夢一紅裳

女子擲錢與之曰為君潤筆及覺探懷中得花數朵遂戲呼為潤筆花

玉樹後庭花 蘇子瞻詩話云短雞冠或云玉樹後

玉樹後庭花謂短雞冠也

庭花揚萬里詩陳倉金碧夜雙斜一隻今栖紀涓家別有飛來矮人國化成玉樹後庭花

書用墨菊之汁

墨菊 終南山五老洞碑曰永壽今之好疇也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省郎杜若

杜若 潜確類書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救下度支

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畫省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咲人耶

水仙稱蕭山

水仙 宋楊仲國自蕭山致水仙一千二百本極盛

乃以古銅洗靴之學洛神賦作水仙賦

薔薇名賣咲花始於漢麗娟

賣咲花 群芳譜漢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

態若會咲帝曰此花絕勝佳人咲也麗娟戲曰咲可買乎帝曰可麗娟奉黃金百斤為買咲錢薔薇名賣咲花自麗娟始

芝草十七字詩

芝草 古今詩話宣和間王將明賜第以梁生芝草為奏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為十七字詩曰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

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茂草 窮幽記午橋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苔藓

綠坳兒 群芳譜王彥草葺園亭疊壇種花急欲苔藓少助野趣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已耐這綠坳兒

嘉隱詭智

槐樹 佳話賈嘉隱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勣于

松以公配木槐以鬼配木

朝堂立語徐戲之吾所倚何樹嘉隱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云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裴晉公郎中雌甲辰生

槐癭 盧氏禱記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曰此槐是雌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生也

復生大柏 儒林公議成都劉備廟有諸葛亮祠前

孔明祠柏一千
二百年余後復
生

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
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
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復生時人異
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
生

顧愷之三絕癡

一葉柳 晉書顧愷之癡信小術桓靈寶嘗以一葉

柳紹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
葉自蔽靈寶就溺焉愷之信不見益珍重之俗傳
愷之有三絕此癡之一絕

李白梧桐落金

金井梧桐 李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按金

井詩

井以葉上有金圈文如井非井欄也

陝西鳳州妓女
手皆纖白

鳳州三出 墨客揮犀陝西鳳州有三出妓女手皆
纖白州境內生柳翠色可愛公庫多美醞也

黃楊 本草曰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遇閏則退今試
之但閏年不長耳

陸放翁求桂

桂 陸游以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

間而今不復見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句曰丹葩
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
至今未遇一枝看

木蘭花 嵐齋錄張搏為蘇州刺史植木蘭花於堂

陸龜蒙木蘭花
絕唱

前花盛時宴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
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
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客欲續之皆莫曉其意既
而稍醒續曰幾度木蘭舟中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遂為絕唱

桑白皮

續奇問類林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

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嘗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
明道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
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
耳

空桑中李

抱朴子曰南頓人張助耕於田因有一

李栽在耕次助意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
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後為遠職不在其里中
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陰息此桑
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癒當謝一豚其目偶
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
視遠近翕然皆來請福

